

西來庵 · 噍吧哞事件 100 年

文／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距今一百年前的 1915 年（大正 4 年），以當時臺南廳為主的南臺灣，發生了規模龐大，被認為是日治時期臺灣人（包括漢人、平埔族）最大亦是最後的武裝抗日活動——西來庵事件（前段）與噍吧哞事件（後段）。事件的主要人物余清芳在中國辛亥革命起事不久的氛圍下，利用臺南齋堂西來庵，高舉「大明慈悲國」旗幟聚眾反日，但事跡外泄遭日警檢舉，余清芳逃竄至距臺南約 36 公里的噍吧哞地區擴大抗日。事件最後造成數千臺灣人民遭受殘殺，另有 903 人為法院以「匪徒刑罰令」判處死刑。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也因而在雜誌《白樺》，以「八百人的死刑」為題，用「窮鼠噬貓」字眼，批判總督府的殘忍剝削，造成「窮鼠」不顧生命越過紅線回頭「噬貓」。

本期通訊特以西來庵、噍吧哞事件為題，分項探析這一始末。戴文鋒撰寫〈回顧義戰噍吧哞事件 100 週年〉，將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甲仙埔事件、虎頭山決戰等戰役的擴大，鉅細靡遺的予以披露，為事件鋪陳出鮮明的輪廓。人物誌專欄，捨棄為人熟知的余清芳、羅俊、江定，撰者徐紹綱以參與西來庵事件，讀者較不熟知的臺南廳參事、大目降仕紳蘇有志作為人物書寫，以了解蘇有志的生涯，以及其為何參與事件的無奈。

蔡蕙頻撰〈噍吧哞事件館藏介紹〉，提供《臺灣匪亂小史》、《臺灣匪誌》及寫真帖《大正四年臺灣南部匪徒討伐警察隊記念》三冊與事件有關的書籍。陳芝蓉的〈西來庵事件與大明慈悲國〉則從余清芳的「大明慈悲國」示諭文來分析，並論述既有研究中提出的：災異降臨、領導人特殊化、立誓、神符、扶乩、祭旗，以及西來庵與武裝衝突十五村庄祀神信仰的關係。

林政儒撰寫的〈噍吧哞事件與林野調查〉則採用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部分觀點，從日治初期的土地調查、新式機械化製糖會社的建立、臺灣傳統糖廊的崩解，特別是 1910~1914 年的林野調查實施，解析起因於宗教信仰與易世革命的西來庵事件，如何在幾個月內從臺南影響到偏遠的噍吧哞山區，並擴大成為全村落以粗陋武器抗日的大事件。蔡錦堂的〈西來庵事件與宗教調查〉，敘述事件之後總督府因應實施的全臺第一次宗教大調查及其相關成果。

溫振華撰〈民間武力與動員網絡〉，從噍吧哞事件參與者多以傳統器械為武器，解析民間武力與宋江陣的關聯，以及探討噍吧哞一帶的社會網絡，不可忽略的族群問題。溫振華並撰〈噍吧哞事件歷史場景〉，介紹此事件遺存的歷史場景，裨益憑弔。

吳俊瑩撰〈噍吧哞事件大審判〉將事件後依「臨時法院條例」所設立的法院，從審判、判決、死刑執行、大正天皇即位大典減刑令實施等，依時序內容細緻描述。周定邦的〈以月琴為筆 詩寫噍吧哞事件〉是以前 2001 年所撰《臺語七字仔白話史詩——義戰噍吧哞》一書為引，提供吾人從「庶民生活史」的面向來關照發生於一百年前的大事件。☞